



繡像繪圖兒女英雄傳卷四

第二十回

何玉鳳毀妝全孝道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

還讀我書主人評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的是何玉鳳自從他父母先後亡故。直到今日方表明他那片傷心。發洩他那腔怨氣。抱了他母親那口棺材哭個不住。鄧九公見他痛哭苦切。便叫女兒褚大娘子上前勸解。褚大娘子道。倒莫忙。他一肚子委曲。也叫他痛痛的哭一場。不然。驚出甚麼病來。倒不好。說着。便叫人取些湯水。又搥把熱手巾來。這纔慢慢過去。勸着。勸了良久。姑娘方止住哭聲。大家圍着。都讓他先坐下歇歇。他也不肯坐。開口便問褚大娘子道。姐姐。你前日給我作的那件孝衣。可還在手下。褚大娘子道。那天因為你執意不穿。立逼我帶回去。今日我連這東西合你的素衣裳。以至鋪蓋鞋脚。我都帶來了。不然。你瞧我來的時候。作甚麼那樣一個大包袱來呢。說着。便一手拉了他到裏間去。何玉鳳才毀却殘妝。換上孝服。原來漢軍人家的服制。甚重。除了衣服。甚至鞋脚都用一色白的。那姑娘穿了一身編素出來。越顯得如閑雲野鶴一般。有個飄然出世光景。褚大娘子又叫人在地下鋪了一領席子。墊上孝褥。他就在靈石守起制來。鄧九公此時是把一肚子話都倒出來了。也沒有甚麼為難的了。覺得有點子泛上餓來了。便向他女兒道。姑奶奶。咱們可弄點甚麼兒吃纔好呢。你看你二叔合妹妹進門兒。就說起。直說到這時候。天待晌午咧。管保你也餓了。褚大娘子道。這些事等不到老爺子操心。連你老人家吃的酒。我都打算妥當了。叫他們隨後挑了來。這時候。敢怕早送來了。在外頭收拾着呢。甚麼時候吃。甚麼時候現成。鄧九公聽了。便催着給姑娘些東西吃。豈知這位姑娘平日雖吃上看不破些兒。到了今日。心靜身安。又經了安老爺這番琢磨。磨點他霎時把一條冰冷的腸子。返了個滾熱。心裏的事。情都來了。那裡還顧到吃上。只在那裏默坐。把心事一條一條的理論起來。第一條早就想起那義妹張金鳳。又急切要見見這位伯母安太太。是怎樣一個性情。怎樣一個行徑。便問安老爺道。伯父。你方纔說我那伯母合張家妹子。都在半途相候。不知他娘兒們此時在那裏。怎的我得見見也好。安老爺道。不但你想見他。他們也在那裡想要見你。除了我們張親家老夫。妻照應行李不得來。其餘都在莊上。說着。就找褚一官着人送信請去。恰好褚一官外面去了。不在跟前。一時找了來。老爺說明原由。褚一官道。還等這會子呢。晌午就來了。這裏話沒說完。我又不敢讓進來。沒法兒。我把

他老人家娘兒兩個，讓到隔壁林大嫂家中，着晚方才打發人來問過兩三回了。等我過去，說着去了。不一盞茶時，安太太早到。諸大娘子忙迎出去，攙了進來。那安太太入門一眼，便看見姑娘哀哀欲絕的跪在那裡。一時也不及參靈，便一直的奔了姑娘去，也顧不得那白褥子的忌諱，便蹲下身去，半跪半坐的，把他一攙，攙在懷裡，兒呀肉的哭起來。一面數落道：「我的孩子，你可心疼死大娘子了。你這樣一個好心人，老天怎麼也不可憐可憐，叫你受這樣的苦呀。」姑娘聽到這話，心裡更酸，哭的更痛。諸大娘子勸了半日，方纔勸住，便讓太太炕上坐。太太不肯，說：「姑奶奶，我好不容易見着他了，讓我合他多親親熱熱，說着又拿小手中揩眼淚。」諸大娘子便向炕上拿了一個坐褥，給太太鋪好。又裝了一袋烟過去。太太便合姑娘對面坐了，說：「你大姑娘，我就剩了心裏過不去了。我實在說不出甚麼來了。姑娘此時到也無可謙詞，只說了你個那時雖然彼此不知，方纔聽我伯父說起來，我兩家原來是世誼，便是姪女兒出些力，豈不是該的？姪女兒此後仰仗伯父伯母的去處正多，還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方才多求過我伯父了。安太太道：「大姑娘，憑你有什麼為難的事，都交給我合你大爺，你只委曲着，就攔了身子，我就放心了。說着便拉了他的手，問長問短，恰好一個婆兒送上茶來。安太太接來，送了他口邊，叫他喝兩口熱茶。一會兒，又用手指頭給他理理頭髮。一會兒，又用小手巾兒給他沾沾臉上的眼淚。一會兒，又說這一個褥子薄，再墊個坐褥罷。一會兒，又說沒外人在這裏，只管盤上腿兒坐着，看壓麻了腳，也怎樣疼。疼那姑娘才好，再不想姑娘的小腳兒，天生的不會盤腿，更可憐那姑娘幼年喪父，正是用着母親撫養照料的時候，母親又沒了，便是有他那位老太太，也是一個老實不過的人，及至逃難至此，一病不起，連他自己的衣食還得女兒照顧。姑娘何曾經過人這等珍惜，憐愛過來？如今合安太太見了面，看了這番說話，行事待人，纔知道天底下的女孩兒，原來還有這等一個境界。他心裏頓覺甜苦寒煖大不相同，便益發合安太太親熱起來。坐定了，便目不轉睛的看着安太太，只見那太太年紀雖近五旬，看去也不過四旬光景，依然的烏髮鬢眉，點脂敷粉，待人是一團和氣的端莊，開口有幾句謙詞。合安老爺配起來，真算得個子子孫孫的天親。夫夫婦婦的模樣，姑娘看了半日，心裡暗暗說道：「我給張家妹妹，誤打誤撞說成了這等一個人家。這樣的一雙公婆，也算對得住他了。」他那裏正待問安太太，我那妹子怎地不同來一句話，不曾出口，只聽外面一片哭聲。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振天搖

地俱從門外哭了進來。姑娘從來不曉得怎麼叫害怕的人。此時到曉了一跳心裏點點的道：「我這裡除了鄧椿兩家之外，再沒個痛癢相關的人。他兩家都在眼前，這來的又是那一班人，却哭的這般苦切，自己又拘住禮法，不好探頭往外看，只得低了頭伏在地下陪着哭，且住這一片哭聲，內男女老少，果然都是誰呀？原來安太太來的時候，安公子小夫妻合僕婦了環俱隨了過來，只因裏面地方太仄，要等安太太先見過了，然後大家方好進去。趁這個空兒，便在前廳換了衣服。姑娘在靈旁跪着，只顧在這里應酬安太太，却不得知道消息。及至他伏在地下陪哭，安太太站起身來，他閃目一看，早見一男一女拜倒靈前，又是兩個老少婦人拜在門裡一個男的跪在門外，又各各的身穿重孝。姑娘淚模糊急切看不出是誰，口中既不好問，心裏又想不出這是怎生一樁事。正在納悶，却見褚大娘子把穿孝服的那個少婦人攙起來，那個穿孝的少年，也便站起身來，還在那里拭淚。那少婦便拉了褚大娘子，一面哭着，撲了自己來，便在方才安太太坐的那个坐褥上跪下，嬌滴滴悲切切叫了聲姐姐，你想得我好苦。說罷，也是抱頭痛哭。何玉鳳此時臨近一看，才知是他救的那个結義妹子張金鳳。那個少年便是安公子。一時心中萬緒千頭，才待說話，後面跪的老少兩個婦女，也搶過來給姑娘磕頭，扶着姑娘的腿哭个不住。門外那個男的也站起來，姑娘且不及看門外那個男的急得一手拉了金鳳姑娘，一手推那兩個婦女道：「你二人先抬起頭來，我瞧瞧。」及至二人抬起頭來，才曉得是他的奶母合他的了環。門外那個却是他的奶公戴勤。姑娘此時萬想不到這班人忽然在此地聚在一處，重得相見，更加俱穿着孝服，辨認不清，到了他那個了環，隨緣兒媳婦，隔了二三年不見，又開了臉，打扮得一个小媳婦模樣，尤其意想不到，覺得詫異。這一陣穿插，倒把个姑娘的眼淚收去了。歡歡的睜着這個，看着那個，怔了半日，才問張金鳳妹子道：「我難道合你是夢中相見麼？」張姑娘道：「姐姐，你且莫悲傷，定一定再說話。」這姑娘痛定思痛，良久良久，又復哭起來了。安太太便叫張姑娘好生勸你姐姐，不要拾他再哭了。褚家娘子合他奶娘也來相勸，姑娘只才止住悲啼，拉了張金鳳，覺得心中千言萬語，也不知從那句說起，只見他看了衆人，又看了安公子夫妻，忽地失聲道：「阿呀！我那奶公奶母合這了環罷了。你二位現在伯父伯母雙雙在堂，豈不嫌个忌諱？怎生也穿起這不祥之服，快快脫下，才是安公子跪在那里答道：「我兩人受了姐姐的救命之恩，無路可報，今日遇着孀母，這等大事，正該如此。况又是父母吩咐。」

吩咐的。怎敢違背。姑娘連連擺手說：「這事萬萬行不得。張姑娘又道：『姐姐，你我合嫡親姐妹，差些甚麼？姐姐不必再講了。』」二人只管這等說。姑娘那裏肯依？急得又向安老爺、安太太說：「伯父、伯母，這事禮過于情，不要說我心中不安，便是我母親九泉有知，也過不去。求你二位老人吩咐一句，一定叫他們脫了才好。」安老爺道：「姑娘，你且不必着急。聽我說來：你我兩家不但非尋常朋友可比，比那疎遠的親戚來，只怕情誼還要重些。便是你尊翁靈柩到京的時候，我也曾在你那墳塋上供養他幾日，也曾叫我這孩兒去了纓兒，穿了孝服，替我早晚祭奠。這是你奶奶、公奶奶眼見的那時，姑娘你又從那裏不安去？何況姑娘救了他兩個性命，便同救了他兩個父母、公婆。他兩個如今止于給你令堂穿身孝服，就論一報一施，你道孰輕孰重？這幾身孝，正是我昨日聽得你令堂的事，合你伯母商議，特特的趕做成的。你我骨肉一般，還說什麼忌諱？便是忌諱，我這一兒一媳當日在那能仁寺，若不是你來搭救，只怕今日之下，想穿這兩身孝服也沒處穿。我同你伯母求着這樣忌諱，也求不到安太太。道是這樣，不叫姑娘謙讓，又怕他作急，便親自走過來，安撫了他一番。這且不表。却說鄧九公方才見公子、合張金鳳穿了孝來，也自詫異，及至安老爺說了半日，他才明白過來。原來昨日安老爺把華忠叫在一旁，說的那句梯己話，合今早安老爺見了安太太夫妻兩個說的那句啞謎兒。他在旁邊聽着，乾着了會子急，不好問的，便是這件事。因向姑娘道：『姑娘，師傅總得站在你這頭兒。』」偕們倒底是家裡，我再沒說架着砲往裡打的。這話你伯伯說的，是我們不必再說了。姑娘還待再說，諸大娘子也道：「人家是個老家兒，老家兒說話再沒錯的。怎麼說偕們怎麼依就完了？你說是不是？」姑娘見一個人担不過衆人去，心裡想道：「我從來看了世界上這些施恩望報的人，作那種春種秋收的勾當，便笑他是有意沽名，有心為善，所以我作起事來，任是潮來海倒作過去，便同雲去天空。即如我在能仁寺救安公子、張姑娘的性命，給他二人聯姻，以至贈金借弓，這些事不過是我多事的脾氣。趁一時高興，要出我自己心中那口不平之氣。究竟何曾望他們怎的感情報答來着？不想他們竟這等認真起來，想到這裏，也就默默無言，只得跪起給安公子、合張姑娘行禮叩謝，慌得他兩個還禮不迭。然雖如此，姑娘此刻是勉強依了。他心中却另有個不應的意思。這位姑娘心裡彎子轉了過多。我說書的一時摸不到門兒，從何交代？等這書說到那個場中，少不得說的聽的俱明白了。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再說安老爺到了二十八棵紅柳

柳鄧家莊又訪到青雲堡。見了褚一官。褚大娘子這才見了鄧九公。費了無限的調停。才得到了青雲峰。見到了這位隱姓埋名。昨是今非的十三妹。自從見了這位姑娘。又費了無限精神。才說的他悉心懺悔。五體皈依。一直等安太太安公子張姑娘。以及他的奶公奶母。了環。異地相逢。才算作完了這本戲文。演完了這段評話。才得略略的放心。他便向鄧九公說。九公這事的大局已定。我們外面息歇。好讓他娘兒們說話兒。各取方便。鄧九公本就嘆了半天。聽了這話。忙說。狠好。僧們也該喝兩盅去了。又告褚大娘子道。叫姑娘吃些東西。哭只管哭。可不要儘只餓着。說罷。只才陪了老爺公子出來。外面自有褚一官帶了人。張羅着預備吃的。內裏褚大娘子也指使一羣鋤頭腳的婆兒。調抹桌凳。搬菜運飯。便連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也來幫忙。一時裡外都吃起來。安老爺合鄧九公心裏。恬着有事。也不能如昨日。那等暢飲。然雖如此。却也瓶罄杯空。不曾少喝了酒。至于那些吃食。不必細述。一時吃完。又添了東西。內外下人都吃過了。鄧九公閑話中。便合安老爺說道。老弟你看這等一个好孩子。被你生生的奪了去了。心裏可真難過。只是一來關着他的重回故鄉。二來又關着他的父母大事。三來更關着他的終身。我可没法兒留他。但是我又受了他會子好處。一點子沒報答他。我心裡怎過得去。我想如今他不是沒忙着要走的。這一說了。我要把他老太太的事。給他辦一辦。也算我們師徒一場。只是要老弟你多住幾日。包些車腳盤纏。可就不知老弟等得不得。安老爺道。我倒沒甚麼等不得。那盤費更是小事。便是九兄你不給他辦這事。我們也不能就走。什麼原故呢。我心內已經打算在此了。此去帶了一口靈走旱路。就有許多不便。我想改由水路行走。明日就要遣人趲回臨清。關去催船往返。也要十天八天的光景。只是老兄你方才說的這個舉動。似乎倒可不必。從來喪祭稱家之有無。他自己既不能盡心。要你多費。他必不安。況且這些事。也不過是個虛文。於存者沒有亮無益處。竟是照舊明日伴宿。後日却把靈封了。把他接到庄上。你師弟姐妹多聚幾日。敘敘別情。有這項錢。你到可給他做幾件上路素色衣裳。如此事事從實。他也無從辭起。九公道。那幾件衣服也值得幾何呢。想了一想道。有了衣服行李。也要作臨走。我到底要把他前回合海馬周三賭賽。他不受我的那一萬銀。送他作个程儀。難道他再不受不成。安老爺道。那他可就不受定了。兄豈不知江山可改。秉性難移。你切不可打量。他從此就這等好說話兒了。他那平生最怕受人恩的脾氣。難道你没領教過。依我說到不必。安老說

到這裡掩住口走到鄧九公跟前附耳低聲道。九兄莫若如此如此。豈不大妙。九公聽了。樂得拍桌子打板凳的。連說有理。就照這麼辦了。安老道。九兄切莫高聲。此地只隔一層窗紙。倘被他聽見。莫說你這人情作不成。今日這一天的心力。可就都白費了。九公伸一伸舌頭忙住了口。二人正要進後面去。恰好隨緣兒媳婦出來回說。奴才太太合姑娘請老爺說話。安老爺便同九公進來。太太道。大姑娘方才說了半天。還是為玉格合那媳婦這兩身孝。他始終不願意。他的意思還要過了明日後日兩天。約後日就一同動身。我說等我合你伯父商量。也得算計算計。這兩天工夫。可走得及。走不及。姑娘說道。我沒什麼愿意不願意。不過想他二位穿了孝。變了靈。就算人情兩盡了。究竟伯父伯母在上頭。況又是行路。就這樣上路。決使不得。不但他二位。就我那奶公奶母了。環今既在伯父那裡。一併叫他們脫了孝。上路為是。至于我這孝服。雖說是脫不下來。這跟了伯父伯母同行。究竟不便。縱說你老人家不嫌忌諱。也得我心裏安。再說我父親的大事。那時我只顧護了母親。勿勿遠遠避。並不曾按了日期守孝。此番到京。我却要補着盡一點女兒的心。那時日子也寬餘了。伯父你給我找的那個廟也該妥當了。我一釋服便去了。我的腳跟大事。豈不長便。這樣商量定了。過了明後兩天。即可上路。也省伯父上上下下在此久住。這話伯父想來。再沒個不依我的。安老爺一聽。這又是姑娘沒上小心眼兒來了。且自順了他。我自自道理。便道。姑娘這話。狠是便是。你大兄弟大妹妹。我也不是叫他們穿多少日子。的孝。到了你補着孝服。這層也狠行得。只是兩日後便要起身。却來不及。何故呢。我方才在外面商量定了。你在此扶柩回京。早路決不方便。我明日着人看船去。也有幾天耽擱。我們這裡却依然明日伴宿。後日暫且把重封起來。大家都搬到莊上。全你師傅住去。船一雇到。即刻起行。你那一路不要見外人的。這話便不枉說了。姑娘你道何如。姑娘聽了。料是此地山裏既不好。一人久住。衆人也沒個長遠。在此相伴的理。也便沒得說。點頭俯允。鄧九公見這話說定規了。偕們這可沒事了。太陽也待好壓山兒了。二妹子合大奶奶這裏也住不下。莫如趁早回庄去罷。明日來再換回子。這山裏的道兒黑了。可不好走。安太太還不曾答言。何玉鳳姑娘早詫異起來。說道。怎麼今日都不住下。嗎。原來姑娘自被安老一番言語之後。勾起他兒女柔腸。早合那以前要殺就殺。要饒就饒。要緊就緊。要散就散的。十三妹迥不相同。聽得說都要走。便有些捨不得。眼圍兒一紅。就像安公子在老店的那番光景。要撒酥兒。褚大娘子笑。

道。改喚喚姐兒捨不得大娘子。我這可是頭一遭兒。看見你這個樣兒。安太太便連忙道。孔孩子別委曲。我跟着你。因合褚大娘子道。不然。姑奶奶你合你大妹妹回去。我住下罷。誰知這位姑娘雖然在能仁寺合張姑娘聚了半日。也曾有幾句深談。只是那時節彼此心裏都在有事。究竟不曾談到一句兒女衷腸。今日重得相逢。更是依依不捨。褚大娘子是個爽快人。見這光景。便道。這麼罷。因合他父親說。只是你老人家帶了女婿。陪了二叔。合大爺回去。我們娘兒三個都住下。這里也擠下了。又合褚一官道。你回去可就把二嬸兒合大妹的鋪蓋包袱送來。可別交給那外頭人。就叫孟媽兒合兩嫂兩個來。我這裡帶的人不夠。使他們村兒裡的幾個人。晚上也有回家的。我帶着二條被窩呢。不要鋪蓋了。晚上老爺要合二叔喝酒。我都告訴姨奶奶了。以至明日早起吃的老范合小蔡兒。他們都知道。你問他們就是了。可想着給我們送吃的來。褚一官在那里老老實實的聽。褚大娘子又道。可是還把我的梳頭匣子拿來呢。張姑娘道。不用費事了。我們天天路上就那麼將就着。連大姐姐你也够用了。褚大娘子道。如此更省事了。褚一官道。想想還有什麼別落下了。褚大娘子道。沒什麼了。再就是我不在家。你多照應照應那孩子。別竟靠奶媽兒。褚一官又連連答應。褚大娘子又道。既這樣。二叔索性請早回去罷。鄧九公道。明日來的人必多。我已叫人宰了兩只羊。兩口豬。姑奶奶放心罷。倒是那櫥怎麼樣不就卸了他罷。安老道。這又碍不着。何必再卸。就這樣下船。豈不省事。鄧九公全了。安老父子合褚一官告辭出去。安老臨走。又把戴勤留下照料。便一全回褚家莊去了。不提。却說何玉鳳此時父母終天之恨。已無可如何。不想自己孤零零一個人。忽然來了个世交伯母義姐義妹。又是嫵嫵媽。嫵嫵妹妹。一盆火似的烘着。姑娘姑娘是爽快人。不覺一時精神充足。高談雄辯起來。那時十月天氣。屋裡又生了火。須臾點上燈。那鋪蓋包袱也都取到。那位姨奶奶又送了些零星吃食來。褚大娘子便都交給人收去。等到夜來。再要便讓安太太上了炕。又讓何張二位姑娘上去。他自己却坑沿上坐了。除了玉鳳姑娘不吃烟。那娘兒三個每人一袋烟兒。安太太看這個看那個。十分歡喜。安太太道。真个你家這姨奶奶。雖說沒甚麼樣兒。可倒是心口如一的厚道人兒。我看你老人家這樣居心行事。敢怕那姨奶奶還給他養个兒子定不得呢。褚大娘子道。那敢是好。我正也盼呢。只是我父今年八十七了。那裡還指望得定呢。張姑娘道。不然。那姨奶奶自己告訴我道。他老爺命裡有兒子。還要養兩個呢。安太太道。這兒女的數

兒怎麼定得準呢？張姑娘忍不住笑道：「我也是這樣問他，他說是張鐵嘴告訴他的。我也不知劉鐵嘴是誰，沒往下再問。大家聽了早已笑將起來。」豬大娘子告訴安太太道：「這是他那年來的時，我叫了个瞎生給他算命，那瞎生說他命中有兩子，他就記住這句話，要是叫他記住了，他肚子裡可就裝不住了。」就這麼个傻心腸兒，玉鳳姑娘道：「我可就愛他个傻心腸兒，只是怕他說話，他一說話，我不笑他，我營的慌，我笑他，我又怕他惱。」豬大娘子道：「人家可不懂得，怎麼叫个惱哇？」說着大家又笑了一聲。一時戴勤進來隔窗回道：「請示太太，合大奶奶還要什麼，不要外頭送鋪蓋的車，還在這里等着呢？」安太太道：「不用什麼了，你沒跟大爺去嗎？」戴勤道：「老爺留奴才在這伺候的。」姑娘聽如此說，便隔窗叫他嬌嬌爹，你先去告訴了話，進來我再照照你。」戴勤去了，進來又給姑娘請安。姑娘一時想起當日送靈回京的話，因道：「你們走到那裡就遇見這裡老爺的人了？」戴勤道：「走到德州，姑娘道：「他們岸上走，你們河裡走，那里知道的呢？」戴勤道：「姑娘問起這話，竟有些奇怪。」頭夜大家就知道這裡老爺差人接下來了。這一日晚上，船到德州馬頭上，燈後他們在後艙睡了。奴才合宋官兒此後來瑪瑙杯偏送馬惱此時宋官兒恰相送他兩個便在老爺靈旁打地鋪睡下，睡到三更多天，耳邊只聽老爺叫。那時也忘了老爺已歸西了，就急忙見老爺去。及至一看，老爺在當地站着，奴才一時也說不出了。姑娘道：「你怎麼又不認得老爺呢？」戴勤道：「只見老爺穿戴不是本朝衣冠，頭上方頂鎮金長翅紗帽，身穿大紅蟒袍，腰圍玉帶，分付奴才說：『安二老爺差人接我來了。你們可看着麼？』」戴勤道：「我上去了。」奴才說：「老爺那裡任上去，怎的也不接太太合姑娘同去？」老爺道：「太太就來，姑娘早呢，我不等他了。」說着往外就走。奴才急了，說：「老爺怎的不等姑娘去？」姑娘此時到底在那裡呢？老爺把袖子一甩，向我說：「好胡塗，我見不着姑娘，只怕你就先見了。」此時何用問我？奴才見老爺生氣，一害怕就唬醒了。原來是一夢，忙叫宋官兒，只聽他那裡說睡話，說我老爺子你是誰呀？及至叫醒了，問他，他說見一个人，打扮得合戲台上賜福天官似的，踢了我一靴腳，說：「你這東西睡的怎樣死？」奴才正告訴他這個夢，只聽外面好像人馬喧闐的聲音，又像鼓樂吹打的聲兒，只恨那時胆子小，不曾出去看看。奴才就合宋官兒說這事。天亮，他們且別開船到底有人來及人來，不想到這裡老爺果然就打發祭材來了。姑娘想這可不是老爺顯聖嗎？這位姑娘從來不信鬼神的，便道：「老爺成神，怎麼不給我托夢？不要是那一天你多吃了酒，魔安太太道：『大姑娘你不可不信這話。』」

們一到京就說過你大爺還合我說何老大是一個聰明正直的人成了神也是有的但不知成了什麼神了。姑娘究竟是將信將疑。戴嫌笑向安太太道：奴才知姑娘自小兒不信這些。姑娘只想要不有神佛保佑。怎麼想到我們今日都在這裡見着姑娘呢。太太還記得老爺來的頭裡叫奴才娘兒兩個去細問姑娘小時候的事情。那時奴才只納悶兒誰知老爺早知道姑娘的下落。連奴才們也托老爺太太的福見着姑娘了。玉鳳姑娘問道：老爺怎麼問你們。隨緣兒媳婦便把那日的話說了一遍。姑娘道：我不懂你們有一搭兒沒一搭兒的。把我小時候的營生回老爺作嗎。褚大娘子道：罷咧罷咧。連你那拉青屎的根子都叫人抖擻出來了。說的大家大笑。他自己也不禁伏在安太太懷裡吃吃的笑。個不住。這等說說笑笑。不覺三鼓。褚大娘子道：不早了。老太太今日那麼早起來也。鬧了一天。偕們喝點子粥。吃些兒東西睡罷。明日還要早些起來。只怕這遠村近隣的還要來上祭呢。說着隨意吃些東西。盥洗已畢。安太太合玉鳳姑娘在東間南炕。褚大娘子合張姑娘在西間南炕睡下。戴嫌母女合褚家帶來的四個婆兒俱在後捲兩個裡間分住本村的幾個村姑村婆也各分頭歇息。這裡他娘兒們姐兒們睡在炕上。還絮絮的談。個不住。要知何玉鳳合安老爺怎的同行。合鄭褚兩家怎的作別。下回書中交代。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賣擯費刀

隱語雙關借弓留硯

這前二十回已把安何張三家聯成一串。從這二十一回起就要作一篇雕弓寶硯已分重合文章。成一段雙鳳齊鳴的佳話。却說褚大娘子才聽得雞叫。即先起來梳洗。帶了那些婆子們打掃屋宇。安太太婆媳合玉鳳也起來梳洗完畢。早有褚一官帶人送了許多吃食。外面收拾好了。端進來。安太太便叫大姑娘今日可得多吃些。昨日關的也不會好生吃晚飯。那知這位姑娘諸事難說話。獨到吃上不用人操心的。一時上下大家吃完。安老爺早全鄧九公從家中吃得一飽。前來看望姑娘。全姑娘寒暄了幾句。姑娘便依然跪在靈旁致哀禮。便有戴勤帶了他女婿隨緣兒合親家華忠進來。叩見姑娘。姑娘見自己的了環也有了托身之地。並且此後也得一處相聚。更放心了。又見褚大娘子赶着華忠一口一个大哥。姑娘因問道：你那裏又跑出這個大哥來了。褚大娘子道：這就是你昨日說的我們那個親戚兒。親戚則親戚矣。送彈弓來的却不是他。姑娘才明白是安公子的華奶公。兩人見過出去。華忠又進來。回張親家老爺太太來了。原來這

兩口老兒昨日聽得十三妹姑娘有了下落，恨不得一口氣就跟了來見見。只因安老翁生恐這裡話沒定規，親家太太來了，再鬧上一陣，不妨頭的怯話兒給弄糟了。所以指稱着托他二位照看行李，且叫在店聽信，及至他昨晚得了信，今日天不亮，便往這裡走。赶到積家莊，可兒的大家都進山來了。他們也沒進，一直的又赶到此地，進門朝靈前拜了幾拜，便來見姑娘，哭眼拭淚的說了半天。大意是謝姑娘從前的恩情，禮到話不到，說是說不清。算這等一番意思，就完了事了。鄧九公便讓張老在前廳坐內中，只有褚大娘子是未見過。這張太太的心中說：「這一個娘會養金鳳，這聰明俊秀的女孩兒呢？」這褚大娘子本就有個頑皮，不免要耍笑他。因問着「你老人家今日什麼時候坐車這裡來的？」他道：「那裡還坐車呢？我說有多遠兒呢？」走了去罷。他爹說：「我怕甚麼？」撒開鴨子，就到咧。你那「蹢躅蹢躅」的，蹢躅到舊時才到呢。那麼着，我可就不走，你就給我找一個二把手的小單拱兒來罷。誰知找了一小單拱兒，那推車的又是老頭子，倒有八十多了。推也推不動，還沒有我走得爽利。咧，大家聽了要笑，又不好笑，偏偏這八十多週的話兒，又正合了鄧九公的歲數兒。九公聽了，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便搭訕着問褚一官道：「外頭的事俱齊了，沒有一官道都齊了，只聽裡頭的信，原來安鄧兩家商量定了，俱是這日上祭。安老翁見張家二老來了，又告訴鄧九公給他家也備了桌供菜。第一起是安老上祭，褚一官忙招呼戴勤華忠隨緣兒進來料理桌椅，預備香燭。這山居却沒那些鼓樂獻奠儀注，大家把祭品列好。玉鳳姑娘一看那供菜，除了湯飯茶酒之外，絕不是庄子上叫的那些「櫻雞區丸子」，紅眼兒魚、花板肉、的十五大碗、十三盤裡，面排着全羊十二件，一路四盤排了三路。中間又架着一盤，便是那十二汁裡片下來的，攪盤連頭蹄下水都有。只見安老翁拈個香，帶公子行了三拜的禮。次後安太太張姑娘也行了禮。姑娘不好相關的，只有按拜還禮。祭完，只見安太太恭恭敬敬把中間供的那盤撤下來，又向碗裡撥了一撮飯，澆了一匙湯，要了隻饅頭，子。端到何姑娘跟前，蹲身下去，叫他吃些。不想姑娘不吃羊肉，只是搖頭。太太道：「這是老太太的克食，多少要吃點兒。」便夾了一片肉，幾個飯粒子，送在姑娘口內。姑娘也只得吃着，却不知這是什麼規矩。却再出八旗弔祭的一個老風氣，開話少說，一時撒下了。鄧九公因為自己算个地主，便讓張家二老上祭，端上一桌葷素供菜，供好了。張老也拈了香，扣了頭。到了親家太太叩了頭，便有些話白兒。只聽不出嘴裡咕囔的是甚麼，等他兩個祭完了，便是鄧九公全女

兒女墳上祭只見熱氣騰騰的端上一桌菜無非海錯山珍雞鴨魚肉之類也有大盤的饅頭正方的紅白肉都弄得十分精潔供好鄧九公全褚一官夫妻也跪前拈香行禮褚一官焚化紙鏹他父女兩個便大哭起來姑娘也在那裡陪哭戴勤合隨嫂兒媳婦俱跪在姑娘身後跟着哭你道鄧家父女是哭那一位何太太不成那何太太是忠厚不過的人再加後來一病不但九公合他漠不相關即褚大娘子合他二年有餘不曾談過家常却從那裡有這眼淚原來他父女都哭的各人心事九公心裡想着人生在世兒子這種東西雖說不過一個蒼生却也少不得的假如何家也有安公子這樣一个好兒子何至女兒去報仇女兒來守孝眼前雖有玉鳳姑娘這一個頂天立地的女兒到這地位他心裡已有幾萬分苦楚了況且世路上又怎樣指得准有這等一位破冠忘魂衛顧人的安老爺呢楚回來想到自己身上也只仗了一个女兒照着難道眼看九十多歲的人還望養兒得濟不成這是鄧九公的心事褚大娘子心裡想的是一個人託生給人作个女兒比那兒子的侍奉不同却是全一盡孝該報養育之恩但是作个女兒到了何玉鳳這光景算得強似兒子了奈天不成全他遇了這等時遇也就沒法了何況于我縱說我隨了父日夕奉養比他強些老人家已是去日苦多那時我心中無論怎樣的孝順難道還能派褚家子弟接他的香烟不成這是褚大娘子的家事至于他父女兩人疼那姑娘却是一條心又因這疼他捨不得他的上頭却又用了一番深心早打算姑娘動身的時候大垂別淚因此趁今日哭个痛快便算合他作別臨時好叫他安心北上這正是一番兒女情腸故父女悲悲切切哭的十分傷慘安老爺全張老早把鄧九公勸住安太太合張媽兒也來勸褚家娘子張姑娘去勸玉鳳姑娘半日方才都勸住了褚一官全了衆人便把飯菜撤下去九公分付道姑爺這桌菜可不要糟掉了撤下去就蒸上回來好叫裡頭吃褚一官一面答應便全華忠等把桌子擦抹乾淨外面早有山上山下遠村近隣の許多老少男女俱來上祭也有拿紙錢來的也有包袱裝鏹錢來的還有買對小雙包蠟打着錐高香一定要點上了蠟燭香才叩頭的又有煮兩隻肥雞拴一尾生魚來供的甚至有一蒲包子爐食饅餅十來个雞蛋幾塊粘糕餅子也來供獻供獻叩个頭的這些人一來為着姑娘平日待他們恩厚誰家短个三吊兩吊的有求必應二來有這個人住在山裏匪人不敢前來欺負三來這山裏大半是九公房莊地畝衆人見東翁尚且如此誰不來磕一个頭那班村婆村姑也有些擦眼抹

淚的。只要攔在姑娘平日早不耐煩起來了。不知怎麼個緣故。經安老爺昨日一番話。便也合他們洒淚。倒許了許多好話。道：「這只兩三年。承他們服侍母親。支應門戶的辛苦。這一陣應酬。那天已近向午。鄧九公道：『這大家可該餓了。便催着送飯。自己陪了安老父子。張老三外面去坐。一時端上菜來。發滿的燕窩海參魚翅。以至油雞板鴨之類。排了一桌子。』」

褚大娘子拿了把筷子。站在當地。向張太太道：「張親家媽。可不是我外待。你我們老爺子。合我們二叔。是儘過頭的弟兄。我們二孀兒。也算一半主人。今日可得請你老人家上坐。」張太太擺着手兒。扭過頭去。說道：「姑奶奶。你不用價讓。我可不吃飯哪。」安太太問道：「親家。你那廚早就吃了飯來麼？」張太太道：「沒有。價雞叫三遍。就忙着往這裡趕。張姑娘就問媽：『你老人家既沒吃飯。此刻為甚不吃？不是身上不舒服。』他又細着眉搖搖頭道：『沒有。價沒有價。』」

褚大娘子笑道：「那是為甚麼呢？你老人家不是挑了我子。他又忙道：『我的姑奶奶。我可不知道嗎？』」

叫个挑禮呀。只是你請他娘兒吃罷。可惜了。的菜。回了都冷了。呢。大家猜道：「這是個甚麼故呢？」他又說沒原故。我自己已心中的事。我自己知道。玉鳳在旁心想：「這位太太。向來沒什麼大脾氣呀。這是怎麼講呢？」忍不住也問道：「你老人家不是怪我沒讓麼？我是穿了孝。不好讓客的他。這才急了。」說。姑娘可不的了。你這是偷話。我把老實話告訴你罷。自從姑娘上年在那廟裡。救了我一家子。不是第二日。借就分了手嗎？我合我那老伴兒說：『我這姑娘。也不知那年才得見呢。』誰知今兒就見了你。昨日得着信兒。把我倆樂的。百嗎兒似的。我倆就給你念了兩聲佛。許了个應心。老伴兒許的是逢山朝頂。見廟磕頭。我許下給你吃齋。玉鳳姑娘道：『你老人家許了。為我吃齋。也使得。今日又不是初。一十五。又不是什麼三災呀。八難的。可吃的那一門子齋呢？』他又道：『我不論那個許的。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長齋。』褚大娘子見這樣子。只得且請大家吃飯。一面說道：「那也不值甚麼。等我給你老炸點兒鍋渣麵筋。下點兒素麵單吃。他便嚷起來。說：『姑奶奶。你可不要白費了事。我不吃。』」

連鹽醬都不動。我吃的是白齋。褚大娘子不禁大笑道：「你老人家這可是攪了。一年到頭不吃鹽醬。或再長一身兒的白毛。那可怎樣呢？」說的大家無不大笑。他也不管。還是一付正經面孔。向了眾人。褚大娘子無法。只得叫人端了蒸饅頭一盤。一碟豆兒合芝麻醬。盛了滾熱的老米飯。只見他把饅頭等物推開。直眉瞪眼。白着嘴。嘩拉了三碗飯。說得了。你再給我點滾水兒喝。我吃白齋不吃茶。他女兒望着他娘。又是好笑。又是心疼。說媽呀。這可不是件事。說為

我姐姐却是該的。這個白齋吃到多早晚呢。他向女兒道。我告訴你。等他那天有了婆家。我就開齋呢。玉鳳姑娘方要說話。大家先笑道。這可決乎使不的。他道。你這些人都別攔說了。出口是應。偕這裡只一舉心。西天老佛爺已知道了。使不得。咱兒着不當家花拉的。難道還改得口哇。改了口。反到為姑娘添罪過。恩將仇報。是話嗎。姑娘一面吃飯。聽這般話。前後一想。說我何玉鳳自十二歲一口單刀。拚了這幾年。什麼事不曾見過。可從沒輸過嘴。窩過心。今日遇見這位太太。這是塊魔。我可沒法兒了。此時合他講。大約莫想講得清楚。只好慢慢的再商酌罷。一時內外吃完了飯。張老夫妻。姑記店內無人。即忙告辭回去。鄧九公褚一官送了去後。陪了安家父子進來。安老便告知太太。已叫梁材到臨清去看船。又計議將來人口怎樣分坐。行李怎樣歸着。這個當兒。鄧九公合女兒女婿商量。明日封靈後。怎樣潑人。在此看守。怎樣給姑娘搬運行李。收拾房間。正在說得熱鬧。忽有一個莊客入來。悄悄向褚一官使了个眼色。請了出去。不一時。一官進來。在九公耳旁。噓噓。只見九公睜起兩只大眼睛。望着他道。他們老弟兄。怎麼得信兒來了。一官道。你老人家想他們離這里。不過二三百里地。是說不敢到這來騷擾。這兩頭兒。通着大道。有甚不得信的。安老聽了。忙問什麼人來。鄧九公道。便是我前日合你講的那個海馬周三。又問他一個人來的麼。一官道。他們四寨的大頭兒。會齊了來的。認得是牝牛山的海馬周三。截江攔李老。避水獺韓七。癩象嶺的金大鼻子。竇小兒。野豬林的黑金剛。一簍油。雄雞渡的草上飛。叫五更。還有一個我不對付他。他倒合小華相公認識。他們說話來着。他還問起二叔來着。呢。鄧九公聽了。低下頭去。大露為難。且住。這班人就這等不三不四的。幾個綽號。到底是些什麼人物呢。原來這海馬周三。名叫周得勝。便是被十三妹刀斷鋼鞭打倒在地。要給他搽脂抹粉。落後饒他性命。立了罰約的那個人。因他善于使船。端能搶上風。楚順水。水面交起鋒來。他那隻船使的如快馬一般。因此人送他一個綽號。叫他作海馬周三。那李老。名叫李茂。韓七。名叫韓勇。他兩個在水底都伏得三日三夜。那李茂使一對熟桐拐。能在水底跟着船走。使一拐。搭住船幫上。去掄起拐來。任是你船上有多少人。管取都被他打下水去。那隻船算屬了他了。那韓勇使一柄短柄鐵鉞。狼頭。腰間一條鎖鍊。拴了一根百煉鋼錘。有一尺餘長。其形就彷彿个大水獺的樣子。靠着這兩件兵器。端在水裡。盤那船底。任是什麼大船。禁不起他盤。上一個窟窿。船一灌進水去。便擱去了。因此人比他兩個作江裡吃人的水獺。

叫他作截水獺避江獺只三個人。全了大鼻子大金刀。小眼兒竇雲光。從前在淮南一帶。以至三江兩浙。劫脫客商。那水師官兵等。開不敢正眼看他。後來遇着施世綸。施按院放了漕運總督。收了無數的綠林好漢。查拿海寇。這幾個人既在水面上安身不牢。又不肯改邪歸正。跟隨施按院。便改了旱路營生。合他們旱路上一班好友。黑金剛郝武。一翼油謝標。草上飛呂萬程。叫五更董方亮。四個入夥。那郝武使一根金剛降魔杵。一翼油使一把雙刀。草上飛使一把雞爪飛抓。叫五更不使兵器。只拿一面遮身牌。端一藏在牌後面。用鷄頭石打人。百發百中。這九个好漢就分站了牝牛山獺象嶺。野猪林。雄雞渡。四座山頭。打家劫舍。喂說書的。你這說話的。有些大大言無對了。我大清江山一統太平萬年。君聖臣賢。兵強將勇。豈合那季漢南宋一樣。怎生容這班人。照得三國演義上的黃巾賊。水滸傳上的梁山泊。胡作非為起來。難道這些督撫提鎮。都是不管閑事。不成列公。這話却得計算計算。那時候時勢講到我朝自開國以來。除小事不論外。開首辦了一個前三藩的軍務。接着辦了一個後三藩的軍務。緊跟着又是平定西北兩路的大軍務。通共合着若干年。多大事。那些王侯將相。何曾得一日安閑。好容易海晏河清。放牛歸馬。到了海馬周三這班人。不過全人身上的一塊頑癬。良田裡一個蕪草。也值得去大作不成。況且這班人雖說不守王法。也不過為着飢寒兩字。他只劫脫客商。絕不敢掠膚婦女。傷人性命。因此上從不曾把案到官。那等安享昇平的時候。誰又肯無端的找些事來取巧見長。反弄到平民受累。便是有等被劫的。如那談爾音一流人物。就破些不義之財。他也只如啞子吃黃連。又何敢自己聲張呢。再說當年如鄧芝龍。郭波帶這班的大盜。開得那樣翻江倒海。尚且網開三面。招撫他來。饒他一死。何況這些么龐小醜。這正是我朝的深仁厚澤。不然那作書的。又豈肯照鼓兒詞的信口胡談。隨筆亂寫。閑話少說。却說牝牛山的海馬周得勝。截江獺李茂。避水獺韓勇。三個這日閑暇無事。約了獺象嶺的金大鼻子金大刀。竇小眼兒。竇雲光。野猪林的。黑金剛郝武。一翼油謝標。雄雞渡的。草上飛呂萬程。叫五更董方亮。在牝牛山山寨一全宴會。只見探小嘍囉來報說。有一起大行李箱籠甚多。想那金帛錠也不少的。只是白晝裡過去。從人甚多。不好動手。此時聽說這起行李在往平住了。特來報知。九个好漢聽了。都道恭喜。實實到了。海馬周三一回頭。便向一个小頭目說。老兄弟。就是煩你跑一蹓罷。你從大路撥下去。看看他落那座店。扎手不扎手。趁他們都在這裡。我們聽个准信。那小頭目答應。

一聲巧妝打扮下山奔往平大路而來到了鎮上先找了個小飯店吃了飯便在街上閑走想找個眼線怎麼叫作眼線呢大凡那作強盜的沿途都有幾個熟人叫作地土蛇又叫作臥蛋他便找了那班人打聽得這號行李落在脫來老店那行李主兒連家眷都遠路看親戚去了不在店內店裡剩的人無多那小頭目聽了大喜便問這行李主兒是怎生一個方向兒那人又道本人姓安是一位在旂的作過河南知縣如今是他家少爺由京裡來到南省接他回京去自這裡經過他聽了這話說了不得了這豈不是我那位恩官安大老爺嗎幸是我來探得這個詳細原來這小頭目姓石名坤綽號石敢當當日曾在河南工上充當夫頭受過安老爺的好處前番安公子從牝牛山過要讓公子上山飲酒的就是他他聽了這話急于回山便不走原來的大路一直進了岔道口想走青雲徑奔洞口出去省些腳程恰巧走到青雲堡走得一身大汗口中乾渴便在安老爺當日坐過的對着小鄧家莊那個小茶館歇下吃茶只見莊上一會兒人來人往又挑着些圓籠裝了些肉腥蔬菜送往山裡去這鄧褚翁塔他一向俱熟識的便問那跑堂的道今日莊上有什麼勾當只等熱鬧跑堂的道鄧九公在這裡住着呢他爺兒倆這幾天天天進山裏幫人家辦白事明日住宿後日出殯石敢當又問山裡什麼人家用他老人家去帮忙兒呀跑堂的道聽說是鄧九太爺一個女徒弟十三妹家石敢當心裡說這十三妹姑娘向來與我寨內有恩怎的不曾聽說他家有事忙問他家死了什麼人跑堂的說是他家老太太石敢當暗說便是這件事也得叫我寨主知道他喝完了茶付了茶錢便忙忙的回牝牛山把上項事對各寨主說知周得勝聽了向那八位好漢道幸得探聽明白這號行李須是動不得衆人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忙問原故周得勝便把他那年尋鄧九公遇到十三妹的始末根由說了一遍衆人曰既如此我們不可壞了山寨的義氣你道這十三妹刀斷鋼鞭的這段因由除了海馬周三截江瀨避水猿三個之外又與他大家什麼相干也跟着講的是那門子的義氣自來作強盜也有個強盜的路數海馬周三講得是不怕十三妹刀斷鋼鞭在人輪子裡把我打倒在地那是勝敗兵家之常只他饒了我那場戴花兒搭胭脂粉的羞恥就算留了朋友咧衆人說得是一筆說不出兩綠林來損一枝砍百枝好看了海馬周三就如好看衆人一般所以聽周三說了句話大家就一口全音說以義氣為重其寔這些人也不知十三妹是怎樣一個人怎生一件事這就叫盜亦有道焉却說那周三見衆人

重義便說道今日都為我周海馬。耽誤了眾弟兄們的事。我明日理應重整筵席陪話。只因十三妹姑娘有老太太的大事。明日須得同韓李兩弟兄前去作個人情。不得在山奉陪。只好改日竭誠了。眾人裡面要算黑金剛郝武的年長。這人生的身高六尺。膊闊腰圓。一張長油臉。重眉毛。大眼睛。頰下一部鋼鬚。性如烈火。他一聽海馬周三這話。便把手一擺。說道周兄弟。你這話說遠了。你我兄弟們有財全享。有馬同騎。你的恩人就是我們的恩人。何況這十三妹聽起來是個蓋世英雄。難道單是韓李二位給他老太太磕個頭。我們就不該磕頭的麼。眾位有一個不給周兄弟作個臉面。全走一蹚的。叫他先吃我金剛一杵。眾人齊說這話有理。大家同去。明日就請石兄弟引路。海馬周三便分付在山寨裡備了一口大猪。一只肥羊。一大罈酒。又一分香燭紙銀。叫人先送到前途等候。次日五鼓。十個好漢俱不帶寸鐵。只帶兩個看馬小嘍囉。從牝牛山奔青雲山而來。及問了十三妹山莊。一行人赶到門前。恰好隨緣兒在庄外關望。那石坤作夫頭的時候。見他常跟安老爺到工上督工。因此上前招呼。便向他問安。老爺來。只段話除了說書的肚子裡明白。連鄧褚兩家尚且不知。那安老爺怎生曉得底細。因此心中不免詫異。暗想隨緣兒怎生認得這些強盜。怎又問起我來。又見鄧九公低頭不語。大有為難的樣子。方要問他原委。只見他把頭一抬。說老弟。今日這件事。倒有些累贅。他們既到了這裡。不好不讓他進來。在姑娘看了這班人。如全足下泥皮滿不要緊。只是老弟你雖說下了場。究竟是一位官府再弟。婦娃兒怎生見這班野人。此地又沒個退居。如何是好。又向玉鳳姑娘道。你可到前廳見見他們。打發他們早早回山。倒也罷了。玉鳳姑娘道。我出去這蹚。倒不要緊。但他們既來上祭。他以禮來。我以禮往。却不可不叫他倒重前盡個禮。再我馬上就離這地方。也得見見他們。把從前的話作个交代。至于安伯父爺兒們。娘兒們。誠不好合這班人相見。如今暫在後廈避一避。也不為屈尊。安老爺安公子聽了。倒不怎的。只有安太太張姑娘聽說這班人要進來。早曉的滿身冷汗。褚大娘子連二孀娘你老人家不用怕。這些人都是我父親手下敗將。況又有何家妹子怕什麼。說着。一手攙了安太太。一手挽了張姑娘。連安老爺。都讓在後廈裡。鄧九公叫人把香燭點起。又叫人把猪羊酒肉之類。抬到當院裡排下。然後着褚一官請那班人進來。安老爺安公子俱在裡間向外看。安太太張娘合褚大娘子也在板壁方洞兒裡竊聽。不一時。只聽院子裡許多腳步响。一个个是纓帽緞靴。長袍短褂。雄糾糾氣昂昂的。朝靈前拜。